

識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构建

徐兴无 著

識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构建



中華書局

讖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徐 兴 无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徐兴无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ISBN 7-101-03685-6

I. 谶… II. 徐… III. 谶纬迷信—文献—研究—汉代
IV. B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598 号

责任编辑:李晨光

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徐兴无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 $\frac{3}{4}$ 印张·223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101-03685-6/G·639

本书为国家哲学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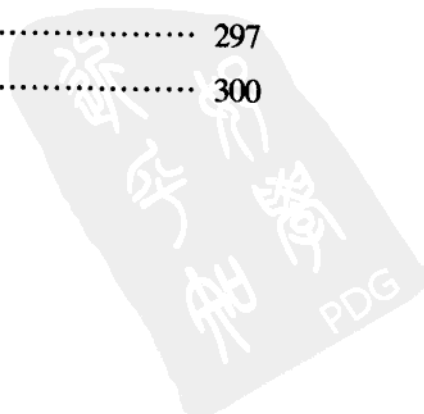
“九五”规划及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谶纬文献的价值	1
一、谶纬文献的源流	1
二、谶纬文献中的非儒学思想	21
附录：“太一生水”解	
——谶纬文献与郭店竹简《太一生水》的	
知识背景	47
第二章 谶纬与经学	65
一、谶纬与两汉经学	65
二、宋明时期的谶纬研究	70
三、谶纬与清代经学	72
附录：二十世纪的谶纬研究	80
第三章 新天道与新占术	
——《易纬》的文本与源流研究	91
一、《易纬》的文献面貌	91
二、战国秦汉间易学与新天道的融合	95
三、《易纬》对旧筮法的更新改造	108
四、《易纬》的影响与演变	139
五、结论	143
第四章 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	149
一、引言	149

二、圣人崇拜思想的形成及特征	150
三、秦汉帝国的圣人崇拜	158
四、谶纬文献中天道圣统的构成来源	162
五、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	188
六、谶纬文献中天道圣统的影响与演变	199
七、结论	209
第五章 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	
——从《孝经》到《孝经纬》	218
一、《孝经》与《孝经纬》的关系	218
二、诸子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重建	229
三、汉代经学和纬学构建新道德体系的时代背景	245
四、董仲舒和谶纬文献与道德构建的完成	249
五、结论	261
第六章 谶纬文献中的“河洛”、“郊祀”与“封禅”	
——战国秦汉间国家神话与祀典的构建	266
一、《河图》、《洛书》	266
二、郊祀	276
三、封禅	280
四、余论	297
后记	300



第一章 讖纬文献的价值

一、讖纬文献的源流

(一) 讖纬在汉代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文献面貌

由于历代帝王的禁毁和经学自身的淘汰,讖纬文献中,除了《四库全书》所收《永乐大典》中的《易纬》八种尚可算作完帙之外,其余皆为断简残编甚至一鳞半爪。但自明清以来的辑佚成果,仍向我们表明,讖纬文献以经学的附庸形式出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汉代经学的内容。由于它综合了战国秦汉间诸多学派的思想,容纳了古史、天文、历法、地理、方术等知识体系,可谓“九流百家之说,交互错出,靡不综揽”(陈槃语),显示出独特的文献价值。

讖纬在东汉以降盛行一时,被帝王提倡。《后汉书·张衡传》载:

初,光武善讖,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附以妖言。

又被视为“内学”和“孔丘秘经”。《后汉书·方术传》曰:

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

《后汉书·苏竟传》曰:

孔丘秘经,为汉赤制。

东汉制礼作乐,以谶纬为依据。《后汉书·桓谭传》载:

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光武)谓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又《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改“大乐”为“大予乐”,即据《尚书璇玑铃》“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之语。《曹褒传》又载曹褒定礼,“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

至以谶纬决断经学分歧,统论五经。《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言沛献王辅善说图谶,作《五经通》,时号《沛王通论》。《文心雕龙·正纬》曰:“沛献集纬以通经。”《白虎通》“六艺并录,傅以谶记,援纬证经”。(清庄述祖《白虎通义考序》)东汉大儒郑玄广注诸纬并援纬注经。即便是反对谶纬者如张衡(上疏论禁谶,见《后汉书·张衡传》)、贾逵(摘谶互异虚妄三十余事,见《张衡传》)、荀爽(作《辨谶》发其伪,见荀悦《申鉴·俗嫌》)等,亦受谶纬思想的影响。张衡条上司马迁不合典籍之事,言三皇五帝之史观与谶纬合(《后汉书·张衡传》);贾逵与诸生考论图纬,又上书言《左传》有谶纬中汉家尧后之明证(《后汉书·贾逵传》);荀爽陈便宜,以木火相生之说说《孝经》(《后汉书·荀爽传》),与《孝经纬》之义吻合。

由此可见,谶纬中所包含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影响巨大。当然,谶纬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其中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灾异、祥瑞、古代的三皇五帝和汉家天子受命之符、改朝换代的征兆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作为占测天道,操作政治,预言国家命运的方术(谶纬中极少占测民间生活的内容),是政治危机时代的产物。西汉后期至东汉之际,成帝改德,王莽篡汉,刘秀起兵,公孙述称帝,皆用谶纬之言;曹丕代汉,吴、蜀立国,魏晋之禅乃至六朝嬗递,无不以谶纬为天命的根据。从现今所存谶纬内容看,其中的帝王受命之符主要

以汉高祖和光武帝为多。因此,光武帝信谶,是使得谶纬由一股民间思潮转变为国家宪章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也是东汉以后历代帝王屡禁谶纬的重要原因,因为谶纬中的符命,依靠天文律历的计算和自然现象的征兆即可获取。

王莽和光武帝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王莽篡汉之后,为绝“此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之原,命五威将军颁布《符命》,擅造者下狱(《汉书·王莽传》)。光武帝建武初年即命薛汉校定图谶(《后汉书·儒林传》);二年又命尹敏校定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同前);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将无常的天命转变为永恒的天道。

光武帝颁布的图谶有八十一篇,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刻石之文,其中所引谶纬有《河图》四篇、《洛书》一篇、《孝经纬》一篇,又曰:“《河》、《洛》命后,经谶所传。……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这说明八十一篇(卷)是《河》、《洛》、经谶的“正文”。张衡上书请禁绝图谶,他不敢反对光武帝颁布的内容,而是要求禁绝这八十一篇颁布之后又增益出的篇目。其曰:“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这里的“八十”当为“八十一”之误,李贤注引《张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孝经右契》、荀悦《申鉴·俗嫌》、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皆作此数。《隋志》(《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云:

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

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

参之张衡所言,八十一篇谶纬文献中,《河图》、《洛书》计四十五篇,七经纬(或六艺)三十六篇。又郑玄注《易纬乾凿度》亦言孔子应《洛书摘六辟》和《易历》之旨而作谶三十六卷,此即七经纬三十六篇(汉人简帛并行,篇卷同义)。

根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的统计,现存谶纬文献的篇目达二百三十九种^①。在他们所编的目前最为完备的纬书辑本《重修纬书集成》^②中,收《易纬》二十四种、《尚书纬》八种、《尚书中候》二十一种、《诗纬》四种、《礼纬》四种、《乐纬》四种、《春秋纬》二十九种、《孝经纬》十五种、《论语纬》九种。计一百一十八种。其中有泛称《易纬》、《尚书纬》、《尚书中候》、《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论语谶》者,故实有名目一百零九种。又辑有《河图》四十三种、《洛书》十五种。计五十八种。

谶纬著录首见于王俭《七志·阴阳志》,《七志》已佚。梁阮孝绪《七录·术技录》录“谶纬部三十二种、四十二帙、二百五十卷”,其所录谶纬名目今可见者附于《隋志》。《隋志》本身著录:《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尚书中候》五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礼记默房》二卷、《乐纬》三卷、《春秋灾异》十五卷、《孝经钩命决》六卷、《孝经援神契》七卷、《孝经内事》一卷。计十三种、九十二卷。所附《七录》所著录者有《河图》、《洛书》二十四卷、《易纬》九卷、《尚书纬》六卷、《尚书中候》八卷、

《诗纬》十卷、《礼纬默房》三卷、《乐五鸟图》一卷、《春秋纬》三十卷、《春秋内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书易诗孝经春秋河洛秘要》一卷、《五帝钩命图》一卷、《孝经杂纬》十卷、《孝经元命包》一卷、《孝经古秘授神》二卷、《孝经古秘图》一卷、《孝经左右握》二卷、《孝经左右契图》一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事图》二卷、《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口授图》一卷、《论语谶》八卷、《孔老谶》十二卷、《老子河洛谶》一卷、《尹公谶》四卷、《刘向谶》一卷、《杂谶书》二十九卷、《尧戒禹舜》一卷、《孔子王明镜》一卷、《郭文金雄记》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计三十六种、一百九十四卷。从名目来看,其中有一些当属道教文献。总之,无论在较早的著录中,还是在现存的辑本中,谶纬的篇目都超过了八十一篇。

在这些篇目中,属于八十一篇范围内的篇目,当是东汉谶纬文献的主体。这一点,安居香山和王利器研究富有启发意义。安居香山认为:《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中所列的“七纬”是东汉谶纬文献中七经纬部分的主体。李贤注曰: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铃》、《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一作汜)历枢》、《含神务(一作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一作叶)图徵》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一作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李贤所列七纬,计三十五篇。由此可见,《隋志》中“七经纬”的

概念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之纬。其中前六种为汉代官方所立的《六经》(《乐》在汉代已亡,空存其名)之纬,此六经纬,即张衡上事中所言“六艺”。《孝经》与《论语》在汉代不立于学官,只作为初、中级的教科书,故皆以谶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纬。《白虎通》中即引作《孝经谶》、《论语谶》。但《孝经》的地位在东汉渐高,在谶纬和经学中至与《春秋》并列,作为孔子“志”和“行”的体现,是汉朝的政教大纲(说详第五章),故可与“六艺”并为“七经”而称为《孝经纬》。《论语谶》则不入此范围。《隋志》所附《七录》亦云“《论语谶》八卷”,又与《孔老谶》、《刘向谶》等谶书同列。至《旧唐书·艺文志》才改称《论语纬》。所以,《论语》在汉代虽与《孝经》同列为基础教科书而在五经、六艺之外,但其地位不如《孝经》,故不得称为“纬”(谶与纬的关系下文再详论)。

三十五篇与三十六篇仅差一篇。据安居香山《解说》的统计^③,这三十五篇基本上见于《白虎通》、《风俗通》、《论衡》、汉碑等第一手东汉史料。他指出:“这些篇名大约是汉代所撰纬书的全部,是纬书中最可依赖的资料。”安居香山的见解,基本上寻找到了东汉八十一篇谶纬中三十六篇“七经纬”的文献主体。

关于其中所缺的一篇,有许多说法,比如姚振宗《隋志考证》云是《礼记默房》,胡薇元《诗含神雾训纂》以为《孝经左右契》,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定为《春秋命历序》。一般认为侯康的说法较妥,因为《后汉书·杨厚传》注中就引有宋均所注《春秋命历序》的文字。但我以为,也不排除《尚书中候》。从前所引《隋志》的著录中可见,《隋志》中的《河图》、《洛书》、《易纬》、《尚书纬》、《尚书中候》、《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见所附《七录》)是七种谶纬文献的类名。其所著录有具体篇名的谶纬,如《礼记默房》、《春秋灾异》、《孝经内事》等,皆不见于李贤所列三十五种之中。所以《隋志》中

有篇名的谶纬文献都是别本单行者,除前举三种之外,《孝经钩命决》、《孝经援神契》也属于别本单行者,与李贤所云《孝经》纬中的《援神契》、《钩命决》在文献形态上不完全相同。类名中所包括者当为《河》《洛》、“七经纬”八十一篇。所以《隋志》在其总叙中说完八十一篇之后,又云:“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这些都是别本单行者,而其中又只有《尚书中候》是类名。在八十一篇的文献结合体中,如果将《尚书中候》单算一类,则超出了“七经纬”的范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尚书中候》之名,见于《白虎通》、《论衡》、《后汉书·郑玄传》等可靠的资料,在八十一篇之中是没有问题的。在概念的分类上,它既可与《尚书纬》合,亦可与之分。《尚书纬》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这种说法为西汉人的经学史观念。《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删古《诗》三千为三百。《法言·问神》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汉志》(《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安居香山《解说》指出:《中候》的具体篇名(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义明、苗兴、契握、洛予命、稷起、我应、合符后、摘洛戒、洛师谋、霸免、颢期)在唐代文献如《文选注》中才出现。从安居香山辑存的《尚书中候》来看,其中依次叙述了尧、舜、契、稷、禹、汤、文武、周公、秦穆公、齐桓公等帝、王、霸的受命之符。它的文字风格与《尚书纬》注重释经不同,是一部以五行相生为理论的符命之书。意在仿照《尧典》、《舜典》那样,作成以符命为中心的帝王谱系(按:孔广森《通德遗书所见录》卷七十二

《尚书中候注叙录》阐论各篇关系最为精当)。因此,从《尚书中候》各篇题意能够环环相扣来看,《尚书中候》各篇一直以《尚书中候》的整体形式,或与《尚书纬》并列而存在于“七经纬”、“六艺”的行列之中,或者别本单行,这一点,与其他类别的纬书中别本单行的篇章不同。故《尚书中候》当在“七经纬”的概念之中。可能李贤为了整齐“七经”的定义而删去不论。

但是,为什么以《中候》为名呢?安居香山没有解释,他在《解说》中提及“候”字与《汉志》、《隋志》中所录杂占书《泰一杂子候岁》、《风角要候》、京房《易飞候》等候气术的关系。在他之前,陈槃也持此论,以为与望候之术有关(参见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④)。但我认为章太炎的解释最妥贴:“哀平以后,纬书渐出,有所谓《中候》者。‘中候’,官名。以中候对尚书,则以尚书为官名矣(汉尚书令不过千石,分曹尚书六百石,位秩虽卑,权任实大。北军中候六百石,掌监五营。汉人以为文吏位小而权大者尚书,武臣位小而权大者中候,故以为匹)。”(《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⑤)按:《续汉书·百官志四》曰:“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又候官源于尉官。秦制中武官皆称尉。汉承秦制,西汉有中尉掌徼循京师。五营为京师卫戍,故东汉时的中候即西汉时的中尉(兵家与星占候气之术关系密切,斥候、中候之名,与望候之术亦有渊源)。谶纬之中多以秦汉制度述上古之事,《尚书中候·握河纪》中就有“舜为太尉”之说。梁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引郑玄注《月令》,以太尉为秦官。束皙则据《尚书中候》中的这条材料追难刘昭。刘昭驳斥束皙曰:“纬候众书,宗贵神诡……图谶纷伪,其俗多矣。”刘昭指出了谶纬“俗”的特征。其实,刘昭之前,尹敏就对光武帝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刘昭之后,《隋志》亦云谶纬“文辞浅俗”。以中候

对尚书,正是民间想当然的浅俗观念。

至于《河图》、《洛书》四十五篇,安居香山《解说》认为:现今所见《河图》中有将一篇误传为多篇者。王利器《谶纬五论》之三^⑥,以安居香山《纬书集成》中所辑《河图》、《洛书》为计,以为其中《河图》有四十三种,《洛书》有十五种,共计五十八种。曰:

窃疑《河图录运法》、《洛书录运法》、《洛书录运期》三者当为一种,《河图合古篇》、《河图令占篇》二者当为一种,《河图龙文》、《河图龙文表》二者当为一种,《河图秘徵》、《河图说徵祥》、《河图说徵示》三者当为一种,《河图绛象》、《图纬绛象》二者当为一种,《洛书说禾》、《洛书说徵示》二者当为一种,其他如《河图》、《河图表》、《洛书纪》、《洛书》、《孔子河洛谶》之类,当为概举《河图》、《洛书》而言,不必别立名目,如此,则可省减十三种,以五十八减去十三,则得四十五,正合《衡集上事》所言“《河》、《洛》五九”之数。其然欤?其不然欤?冀它日有以定之耳。

王利器的说法不一定与汉代的四十五篇《河图》、《洛书》契合无间,但他和安居香山所提供的方法是富有启发的,至少,他们的研究,让我们得以感受到八十一篇的脉搏所在。

作为官方定本的谶纬文献之所以定为八十一篇,是为了取天地之成数,这也是战国秦汉间文献篇帙编定的常式,如《吕览》、《淮南》、《史记》等,皆有这样的安排。如此,则其他的篇目或出于汉人于八十一篇之外的造作和增益,如《后汉书·郎顗传》所列《易天人应》、《易内传》、《易中孚传》、《易雌雄秘历》、《诗三基》等;或出于汉魏以降的造作与增益,如《孝经中黄谶》言曹丕代汉之谶(纬书的造作和增益是随意性的,即在《春秋汉含孳》、《佐助期》等中往往既有汉家的符命,又有曹魏的符命。《易纬稽览图》至有北齐高洋称帝

之谶。故光武命尹敏校谶,敏当即造作“君无口,为汉辅”于其中,以启光武之悟)。因此,谶纬文献的形态极不稳定,只能说“八十一篇”是其主体。

(二) 谶纬文献的源流考察

谶纬文献的源流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由于谶纬文献的出现相当突然,在《汉书》中有关谶纬文献的最早的信息,仅仅是《李寻传》中“五经六纬”四个字。《汉志》中没有丝毫的迹象。仅于《数术略》中录有《图书秘记》十七篇,并且是亡佚的文献。所以姚振宗在《汉志条理》中以此为秘而不宣的图谶,似乎也没有根据。《汉书·王莽传中》言王莽“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总而说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所以,王莽所颁布的是《符命》,其中分“符命”、“德祥”、“福应”。符命虽为谶纬中的重要内容,但不能代表谶纬。谶纬当中还有大量解释五经的内容。王莽时代,谶纬与符命的概念已有区别,《后汉书·郅恽传》载:“(郅)上书莽,曰:‘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莽大怒,犹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至《后汉书·光武帝纪》中所载颁布于天下的文献称作“图谶”。《祭祀志》载光武泰山刻石中,称为“《河图》、《洛书》正文”、“《河》、《洛》命后,经谶所传”。又曰“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失,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篇”云云。所以,自西汉成帝李寻提出“六纬”至光武帝颁

布图谶,则六纬、图谶、《河图》、《洛书》、经谶、章句等等,成为含义接近的指称谶纬文献的概念。由此可见,谶纬何时具有独立的文献面貌,在此前没有清晰的脉络可寻。

于是聚讼就开始了。其思路依循两条途径展开。其一是根据其中的内容来推测。谶纬中有大量的《河图》、《洛书》的传说,故自刘勰《文心雕龙·正纬》起,一部分学者认为谶纬源于《河图》、《洛书》或《易经》(如胡应麟《四部正讹》、《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胡寅之说、姜忠奎《纬史论微》等)。谶纬中有大量的星候之学和古史传说,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纬书论》)、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三《谶纬论》)以为起于古之太史或起于太古。谶纬中有大量的谶言,而《史记·赵世家》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由是出,《秦始皇本纪》又载“亡秦者胡”、“明年祖龙死”等谶言,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图谶》)、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八《原纬》)、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八《说纬》)、汪继培(《纬候不起于哀平辨》)、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说纬》)等以为起于春秋之世或战国乃至秦朝。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以谶纬中对孔子的神化为依据,认为谶纬是孔子秘经,如《礼记·王制正义》引郑玄《释废疾》言孔子“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则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或是七子遗言,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七经纬不载于汉志条》)、赵在翰(《七纬·春秋纬叙录》)、张惠言(《易纬略义叙》)等均持此说。这些观点,作为对谶纬思想源流的探讨是成立的,但作为对谶纬文献形态的探讨是不够的。

其二是根据谶纬的名义分歧来判断,即谶、纬有别。此论首发于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三十曰:“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